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正式记录

第二十年

第一一九二次会议

一九六五年三月十八日

纽约

目次

	页次
临时议程 (S/Agenda/1192).....	1
通过议程.....	1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塞浦路斯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5488)；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在塞浦路斯的行动的报告 (S/6228 和 Corr.1 和Add.1).....	1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 S/…）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一九六四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以前通过的决议。

第一千一百九十二次会议

一九六五年三月十八日星期四下午三时在纽约举行

主席：A. A. 乌谢尔先生(象牙海岸)。

出席者有下列国家代表：玻利维亚、中国、法国、象牙海岸、约旦、马来西亚、荷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和乌拉圭。

临时议程(S/Agenda/1192)

1. 通过议程。
2.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塞浦路斯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5488)；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在塞浦路斯的行动的报告(S/6228和Corr.1和Add.1)。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塞浦路斯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5488)；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在塞浦路斯的行动的报告(S/6228和Corr.1和Add.1)

1. 主席：根据以前在这个问题上所作的决定，如果安理会同意，我建议邀请塞浦路斯、土耳其和希腊的代表参加这一项目的讨论，无表决权。

应主席邀请，S. 基普里亚努先生(塞浦路斯)、O. 埃拉尔普先生(土耳其)和D. S. 维齐奥斯先生(希腊)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2. 费德林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首先苏联代表团不得不提请大家注意，主席原来规定安全理事会在下午三时开会，现在晚了整整一小时。而且，又没有向安全理事会理事国代表说明产生这种不正常情况的理由。

3. 安全理事会今天将结合秘书长关于联合国于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三日至一九六五年三月十日这段时间在塞浦路斯的行动的报告(S/6228和Corr.1和Add.1)，¹以及安全理事会为该项行动而在先前所给予的委托即将满期这个问题，再一次考虑塞浦路斯问题。安全理事会现在有必要作出新的决定。

4. 在塞浦路斯问题上，苏联的立场已由苏联政府和苏联政府的代表在多次声明中阐明了，并已成为联合国各会员国所熟知。苏联政府仍然忠于这些声明。

5. 苏联维护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塞浦路斯共和国必须享有真正的独立和安全。为此目的，一切外国军队必须从塞浦路斯领土上撤出，一切外国军事基地必须清除。

6. 塞浦路斯人民，即希腊和土耳其两族人民必须在没有外国干涉下解决自己国家的一切内政问题。

7. 苏联主张和平解决塞浦路斯问题。

8. 秘书长向安全理事会提出的报告建议把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工作延长三个月，即到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为止。

9. 苏联并不反对这项建议，当然，条件是联合国部队在塞浦路斯延长驻期三个月要受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安全理事会第一八六(一九六四)号决议各项规定的制约。换句话说，只要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现在的任务和目前提供部队经费的方式维持不变。

¹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二十年，一九六五年一月、二月和三月份补编。

10. **主席**：今天开会时间稍微推迟了一些，我应当道歉。推迟的原因是安理会一些理事国代表就今天讨论的问题彼此之间并与本问题有关的各当事国进行了磋商。我虽然向安理会道歉，但是与此同时我觉得也应当指出，今天耽误的一小时也许可以节约一整天的辩论时间。

11. **罗杰·杰克林爵士**（联合王国）：当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成立一周年之际，在塞浦路斯问题上，我们现在到了一个关键的阶段。

12. 安理会所通过的第一八六（一九六四）号决议第7段责成调解专员

“……按照联合国宪章，同时考虑到全体塞浦路斯人民的福利、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用最大的努力……促成塞浦路斯问题的和平解决，达成一项一致同意的解决办法。”

13. 我们知道，调解专员正在草拟第一份报告，向秘书长汇报他的工作。

14. 这份报告提出之后的那一段时期可能是这一系列事件中最关键的时刻，因为那时候安全理事会、整个联合国、甚至全世界将注视着和盼望着各当事国都显示出愿意就这一老大难问题达成一项一致同意的最后协议，从而使塞浦路斯本身和地中海东部地区的紧张局势得以消除。

15. 如果能这样的话，那对于塞浦路斯人民自己，对联合国都将是重大的成就，因为这将是联合国在维持和平方面的又一次成功，也将是联合国宪章所体现的通过谈判和调停解决问题这些观点的重大成就。

16. 因此，英国政府希望所有有关各方都在这段时期内下决心避免作出匆促僵硬的判断，不要有任何偏见，要以最大限度的容忍和灵活性去迎接未来的几个月。

17. 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所有会员国，特别是同塞浦路斯问题有直接关系的会员国，按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决议中实施部分第1段的规定行事。遵守对宪章应尽的义务，避免作出任何可能引起局势恶化的行动或威胁。

18. 秘书长最近的报告〔S/6228和Corr.1和

Add.1〕很清楚地说明了和平是多么岌岌可危，再次爆发暴力行动的各种潜在因素都已多么接近表面化。

19. 我们在安理会的前几次发言清楚地说明了英国政府对塞浦路斯局势的各个方面的忧虑。不过我想特别提请大家注意帕特里克·迪安爵士一九六四年六月十九日的发言〔第一一三七次会议〕中所提到的武器累积以及由此可能引起的严重后果。

20. 秘书长报告的第35至40段表明武器不断累积是一种极为严重的动向，并愈益有力地说明现在的迫切需要是负责的行为和克制的态度，以便在未来几周的重要时刻内塞浦路斯本身有一个平静的、和平的时期。

21. 这些考虑只能导致一个结论：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的任务必须延长一段时期。因为我相信大家都一致认为联合国部队在维持和平方面起了主导作用。

22. 因此，英国政府支持秘书长的建议，把给予联合国部队的委托再次延长到六月二十六日止，并将赞成为此目的而作出的相应决议。

23. 就我们而言，如有所命，我们将再度向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继续提供一支兵力如前的分遣队。我很愉快地宣布，女王陛下政府自愿再次捐献一百万美元，作为维持和平行动的开支。

24. 最后，如果坐失时机不对一切为实现安全理事会各项决定、为寻求有关各方都满意的解决问题的方案而一直在作出努力的人们表示我们的谢意与敬佩，则将铸成大错。我们对蒂迈雅将军和他的部下、对他所指挥的部队所作的努力表示祝贺。由于他们的努力，他们正在执行的任务得到了成功。

25. 秘书长的报告第二章C节比较详细地叙述了最近三个月中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的具体行动。从这里可以看出，在调解局部争端、防止一些事态酿成燎原大火等方面，秘书长的代表和维持和平部队都起了重要作用。就地的迅速行动屡屡使紧急情况平静了下来并消除了误会。耐心的商讨和公正的建议屡屡取得了成效。

26. 我们向伯纳德斯先生和一切为恢复正常状态而在塞浦路斯共同工作的联合国工作人员致敬。

27. 我们希望有关各方对他们最近提出的改善局势的各项建议予以严肃而肯定的考虑。

28. 我们敬佩联合国调解专员在各当事者之间寻求共同基础的能力，在他的工作的这一关键阶段上，我们对他的努力致以良好的祝愿。

29. **主席：**请下一位发言人土耳其代表发言。

30. **埃拉尔普先生(土耳其)：**安理会昨天听到了一篇长篇发言，尽是歪曲作伪，记录必须澄清，而这个不愉快的职责又落在我头上来了。如果把每一个歪曲之处都加以论述要费很多时间，因此我只谈一谈最突出的几点谬论。

31. 第一，据说安理会今天的会议和过去一样是在土耳其威胁的阴影下举行的。但是我用不着提醒安理会，每次安理会之所以召开会议，其直接原因都是由于塞浦路斯希族人侵略他们的同胞引起了骚乱才召开的。

32. “颠覆的孤立据点”、“别的国家的特务人员”等是基普里亚努外长任意常用的说法。他指的是塞浦路斯土族人的某些避难场所，在那里他们尽力组织起来保卫自己，反抗在他们国家篡夺了政府权力的那些人。当然，事实的真相是在塞浦路斯岛上只有一个巨大的颠覆据点，那就是叛乱政权现在控制着的地区。甚至他们自己都不否认他们是某个外国政府的特务人员。在塞浦路斯希族人的总部里，如同在雅典一样，公开叫嚷“意诺西斯”。塞浦路斯希族人的领袖们是希腊政府的忠实代理人。甚至当所谓要求不受约束的独立这个骗人的运动正在联合国进行时，同希腊实行完全经济联盟的基础早已奠定。塞浦路斯希族人办的团结报三月十四日在通栏标题下报道了它驻雅典记者的电讯说，希腊财政部长米特索扎基斯和塞浦路斯财政部长索洛迈迪斯已达成协议，规定在经济联合准备工作进行到最后阶段时，塞浦路斯即脱离英联邦，最后废除塞浦路斯货币，改用希腊货币。希腊本土的希腊人和塞浦路斯的希腊人竟不肯屈尊等着看看联合国对其成员国之一的独立遭受武力蹂躏时的反应如何。

33. 是的，塞浦路斯有一个颠覆据点，这是使整个中东不安定的根源，是希腊扩张主义追求亚历山大大帝的迷梦向东推进的跳板。下面毕竟是马卡里奥斯

大主教自己说过的话，我引自一九六四年九月八日希腊下午报：

“如果说我有什么抱负的话，那就是把我的名字同塞浦路斯和希腊的联合一事联系起来，通过同塞浦路斯的联合，把希腊的边界扩充到北非的海岸。这是我唯一的抱负，我将为其实现而一直奋斗终生。”

34. 三月四日决议的第7段要求考虑“全体”塞浦路斯人民的福利。基普里亚努外长硬要给“全体”一词作一种有倾向性的解释。在我们看来，这个词只能有一种解释。它的意思只能是，不允许为了某一族居民的利益而牺牲另一族居民的利益。基普里亚努外长和希腊代表都想方设法缩小塞浦路斯岛上被围困的土族居民的重要性，说什么他们不过占人口的五分之一，他们目前控制的地区不过占全岛面积的百分之一点六八。目前土耳其居民的半数居住在这么狭小的地区上，准备为维护自己的生存而战斗，这当然是悲惨的。但是不应该忘记土族居民在塞浦路斯拥有的产业占全国的百分之三十八。

35. 有一种企图想把土族居民的孤立处境说成是自己强加给自己的。如果安理会什么时候有兴趣听一听土族居民代表亲口叙述事实真相，他们会一通知就到的。他们曾就这一问题写过一封信给秘书长，我相信这封信今天已经散发了[S/6244 和 S/6246]。²

36. 现在我想从秘书长九月份的报告中引一段话，他说：

“自从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爆发暴力事件以来，我六月十五日的报告中所说的多种限制就已强加在塞浦路斯土族人民的身上。由于塞浦路斯土族居民在大路上行动受到限制，他们孤立的形势使他们陷于困境……。”[S/5950, 第189段。]³

秘书长在最近这次报告的第54段中也谈到土族居民的“真正恐惧”。

37. 基普里亚努外长关于最近在莱夫卡地区所发生的事件的说明已在秘书上次报告的补充部分中受到了纠正。我这里只想指出，所谓塞浦路斯希族部

²同上。

³同上，第十九年，一九六四年七月、八月和九月份补编。

队的调动是为了保卫沿海地区这一捏造的说法，已特别被补充报告中一句话戳穿了，这句话说，山上挖的战壕大部分面向莱夫卡。如果用杀光沿海地区土族人的办法来完成海防，那真是一种有趣的战略。至于一些离奇古怪的报告说，有一艘土耳其潜艇和一些土耳其船只在这个地区出现，附带提一下，据说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的成员曾予以证实，可是在秘书长的主要报告中只有一处提到一艘国籍不明的船只，只说，可能是，我重复一遍，可能是一艘潜艇在利姆尼蒂斯地区出现。如果真有其他船只驶近该地区，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秘书长要加以掩盖。这有些使人想起罗西泽斯大使所写的无穷无尽的信件，他在这些信件里象牧童喊叫“狼来了”一样，说土耳其飞机侵入了塞浦路斯上空。报告中说土耳其飞机飞入塞浦路斯上空的事例从未得到证实，这是当然的。

38. 我二月九日写给秘书长的一封信〔S/6181〕，⁴已被点出来了。信中提请注意塞浦路斯希族人正在准备向土族人大举进攻。我当时是根据可靠的情报而敲了这个警钟的。事实上证明这个警钟敲得很及时。显然是因为敲了这个警钟，塞浦路斯希族人才好象改变了他们的策略，放弃了全面配合的进攻方式，而认为零敲碎打地进行破坏更为有利。他们开始在法马古斯塔修筑工事，现在是在莱夫卡地区，明天在什么地方就只有天知道了。

39. 基普里亚努外长说，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安全理事会的决议明确规定，恢复塞浦路斯的法律和秩序的主要责任由塞浦路斯政府承担。他说这个政府就是今天的塞浦路斯政府。虽说恢复法律和秩序是一回事，保卫共和国又是一回事，但是我们想在此声明一下，三月四日的决议并不能改变、中断或取消保证条约和同盟条约，根据这些条约，保卫塞浦路斯，抵抗外来侵略，也是我的政府的事。另一方面，甚至在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塞浦路斯政府也是由两族成员共同组成的，而不是单由希族成员组成的。应当提醒基普里亚努外长的是，马卡里奥斯总统根据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二日单方面的专横决定，公开宣布土族部长掌管的各部“暂时”移交给希族部长。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至三月二十八日这段时间内，土族各部长照常

接到部长会议的议程。事实上，合法的国防部长，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土族人，他曾向部长会议就其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四日的会议提出三份书面意见。就是根据这一情况，而且是在三月四日的决议通过以后很久，马卡里奥斯大主教作了上面谈到的公开声明。其目的是要把土族部长全部排挤出政府之外，而根据宪法马卡里奥斯大主教是不能这样做的。

40. 因此很明显，无论从事实上讲还是从法律上讲，安理会第一八六（一九六四）号决议中提到的“政府”同目前的政府之间存在着实质性的差别。目前的政府已经由武力和阴谋变成了纯粹希族的东西。

41. 基普里亚努外长和希腊代表两人经常提到“恢复正常状态”。两人都谈到自由和正义，而都没有打算给这些原则下个定义。恢复正常状态是必要的。今天的形势是不正常的，因为那些本应保卫法律和秩序的人却把暴力强加在这片国土之上。恢复正常状态而不冒风险，全看这些人了。如果他们肯这样做，那么塞浦路斯就会重新得到合乎法治的自由和正义。

42. 宪法和各项协议是塞浦路斯土族人的自由、安全和正义所凭借的基本要素。已经企图破坏这些基本要素之后，而基普里亚努外长又向塞浦路斯土族人提供平等、自由和正义，那是很不够的。为什么希腊人曾企图用武力剥夺土族人这些权利呢？为什么他们不惜牺牲数以百计的无辜生命来达到这一目的呢？

43. 塞浦路斯土族人要的是自由。他们要的是自由人的自由，而不是奴隶的自由；是合乎法治的自由和正义。基普里亚努外长宣称宪法已不再存在，各项“协议”已无约束力，这就表明他所保卫的原则，除非适合他自己的目的，他是不尊重的。

44. 有人拿出了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呼吁赦免土族人这件事作为他愿意恢复正常状态的一例。凡是了解塞浦路斯真相的人都觉得这是非常可笑的。希腊报纸，特别是臭名远扬的希腊恐怖分子尼科·萨姆松出版的战斗报把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以前好几个月希腊人就为进攻塞浦路斯土族而苦心准备的幕后情况，把马卡里奥斯大主教主持下组织秘密希腊军的幕后情况都透露了出来。这位大主教就是向土耳其人发动进攻的发号施令人。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发动了进攻，又以土

⁴同上，第二十年，一九六五年一月、二月和三月份补编。

族人的叛乱为托辞蹂躏了宪法。他想保持由阴谋暴力所掠夺的果实，于是宣布大赦，声称一切都过去了，土族人现在可以享受少数民族的权利了，可以作为少数民族在希族的摆布下生活了。

45. 如果存在什么赦免问题的话，那应该是被压迫者赦免压迫者，应该是政府当局请求赦罪，因为他们是绑架并残酷杀害二百零九名土耳其人的当事人。这些土耳其人至今没有下落。基普里亚努外长现在说要保护塞浦路斯土族人的人权了。我们倒是希望他对那些被希腊当局从塞浦路斯户口簿上勾销掉的不幸土族人质的下落说上一句半句。而一问到这些人的下落时，希腊当局只能内疚不语。

46. 基普里亚努外长声称利马索尔市的情况是普遍正常的，因为没有绿线把两族居民隔开。这是歪曲事实真相的又一企图。利马索尔市之所以比较平静，是因为希腊方面在那儿遵守了停火协定。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利马索尔是他们输入武器不可缺少的港口。在这个地区，希腊人不想引起麻烦。但是土族人在利马索尔的生活就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法国人在法国敌占区的生活一样。在其他地区，形势紧张，这不是因为存在绿线，而是因为希腊方面拒不遵守停战协定。法马古斯塔和阿姆比莱考地区最近的事态发展就是明显的例子。

47. 由于我提出了抗议，希腊代表昨天〔第一一九一次会议，第 36 段〕引用了莎士比亚一句警句。请允许我也引莎士比亚一段话，这段话可能阐明我对塞浦路斯问题的忧虑。我要引的话出自奥赛罗：

……

……我们如果考虑到
塞浦路斯对土耳其人的重要，
同时我们自己也认识到塞浦路斯，
对土耳其的利害关系远远超过罗得岛，

……

那么我们就不会认为土耳其人竟笨到
把对他至关重要的东西放到末位上，
……。

48. 维齐奥斯大使不专心致志于大家正在讨论的问题，却大谈特谈塞浦路斯问题的是非曲直。我不

打算学他的榜样。他发言的主旨无非是说，各项协议和塞浦路斯宪法都是无法实施的。我现在把塞浦路斯宪法法庭主席的助理克里斯蒂安·海因策写的一篇文章的复制本分发给各理事国代表团，我昨天曾引用过这篇文章中一段短短的话。理事国代表们如果愿意把有关塞浦路斯希族人发动政变那一章读一下，就不难从这一不容置疑的材料中看出，各项协议和宪法，如果不是由于塞浦路斯希族人为了追求“意诺西斯”而决心加以破坏的话，本来都会行之有效的。

49. 维齐奥斯大使提到我在发言里说过我们一直愿意谈判，因而问道，既然如此，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大主教向我们提出他那臭名远扬的备忘录时，我们为什么不准备谈判。其实大主教本人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他那些建议只是作为一种通知提交给土耳其的，他并没有要求土耳其对此发表意见。至于土族居民，那倒曾要他们在一星期内对那些建议作出答复。这到底是建议谈判呢还是枪尖上挑着的最后通牒？不管怎样，枪声不久就打响了。

50. 维齐奥斯大使引了一段我们的主席乌谢尔大使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五日在安全理事会会议上的发言。请允许我也从同一大使的同一富有启发性的发言中引一段话。他说：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没有解释或废除任何国际条约的权力。

“不过，特别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有义务建议各方通过修改与谈判，使条约中那些有争论的条款适应新的情况，如有必要，通过调解专员给各方以协助。”〔第一〇九七次会议，第 85、86 段。〕

51. 维齐奥斯大使和基普里亚努外长一样都一再提出阻止土耳其难民回返家园的问题。他们两位都忘记了谈一下这些土耳其人的家园过去和现在一直都在遭受希腊军队有系统的破坏，目的正是要阻止他们回家。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和格里瓦斯将军都一再宣称，如果土耳其一旦行使其条约中规定的权利，那么凡是居住在希腊区的土耳其人就得被抵消或者被屠杀掉。这样就很难指望这些不幸的土耳其人奔回他们在希腊区已毁坏的家园了。在将近一百个村庄里，土耳其人的财产已经全部被毁坏。

52. 基普里亚努外长否认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和格里瓦斯将军这些希腊当局曾威胁说，一旦土耳其被迫行使其条约规定的权利，就把塞浦路斯土族人全部消灭掉。

53. 我想只好从一九六五年三月十五日希腊文报纸电讯世界引一段话，这段话后来在一九六五年三月十六日，也就是两天前，又转载在塞浦路斯邮报上：“电讯世界批评格里瓦斯将军在谈话中有对无辜公民采取报复行动之意。并说这同说服土耳其人返回家园的政策不符……。”

54. 基普里亚努外长宣读了一个很长的土族居民的名单，他说这些人都曾在土族领导人的手下受到迫害。我听了无动于衷，因为我们现在对这种捏造事实的伎俩已经很熟悉了；就象罗西泽斯大使的飞机飞越塞浦路斯一样。这就是我为什么当场予以驳回的理由。但是其中有一个名字是基普里亚努先生不厌其烦地提到的，即劳工部总监伊尔凡·苏勒曼先生。这位先生的确不是虚构出来的。他刚从伦敦，而不是从尼科西亚土族居民区给秘书长拍来一封电报，他的电报说：

“我听说，塞浦路斯希族代表团假借我的名义作了一些无稽的断言。大意说三个月前我离开塞浦路斯回家探亲曾向希腊警察局要求保护，以免受土族领导人的迫害。事实是，我离开塞浦路斯的目的只是为了同伦敦的家人团聚，并无其他原因。一到尼科西亚希腊区，我就向希腊警察局报告，说我打算前往机场离境。这样做的唯一理由是我的汽车没有执照，我自己也没有驾驶执照。如果我不去这样做就可能受到驾车没有执照的控告，从而遭到不必要的拘留和耽搁。我再一次强调指出，我并没受到塞浦路斯土族领导人任何形式的迫害。我强烈驳斥塞浦路斯希族人的谰言，并愿再次表明我对土耳其人事业的忠诚。请你把这封电报分发给安理会各位代表。伊尔凡·苏勒曼。”

我无须对此再有赘言。

55. 最后，我要说的是，我国政府希望在联合国驻塞部队在下三个月的延长期内将使我们更接近这样的时刻，那时各方都可能倾听安理会和秘书长的殷切

号召，谈判出一个一致同意的解决方案。要使这成为现实，只有大家都充分了解秘书长在其报告中正确指出的一点，即联合国驻塞部队“不得充当政府的工具，协助政府凭武力把行政权力扩张到现在土族控制地区的土族居民头上。”〔S/6228，第274段。〕

56. 主席：现在请塞浦路斯外交部长发言。

57. 基普里亚努先生(塞浦路斯)：土耳其代表正象他通常在开始发言答复塞浦路斯代表团所提的各项问题时一样，用了“歪曲”一词。这个词几个月以来已经众所周知，是他经常挂在嘴边的。说对方说的话都是歪曲，那是容易做到的。但是我们在谈事实。我们一向都在谈事实。举例说，我们从来没有象土耳其代表那样说什么土族居民拥有的地区占塞浦路斯面积的百分之三十八。当然，关于土族的产业，土族在塞浦路斯的人口，甚至在土耳其本国的土耳其人口，现在我们已经听惯了各种各样的数字。我费过很大气力想弄清楚有关这些方面的确切数字。关于土耳其本国的人口，先说是一千二百万，后来说是二千四百万，后来又说是二千八百万，后来又说是三千万。土耳其代表今天提出的数字完全是假的。塞浦路斯土族居民占有的产业是百分之十六点六，按价值说，是百分之十三点一三。这个例子可以说明我们不仅没有歪曲事实，而对方却相反企图把什么事情都描绘成一幅歪曲的图画。

58. 土耳其代表谈到土族人的移动受到限制，这一点他很不高兴，因为我们说过，塞浦路斯土族人移动之所以不自由是因为他们的各领导人对他们施加威胁恫吓。我们说不许难民重返家园，他又很不高兴。在另外几方面，他自己也企图引用秘书长报告中的话，有些地方又引得不完整。

59. 我昨天说的只是从秘书长的报告里引了一句话。秘书长明确指出塞浦路斯土族人的重返家园受到阻挠。我想提醒安理会各位理事国代表，“阻挠”一词是秘书长用的，而我则想证明在这种情况下，用“阻挠”一词确实是太温和了。我相信我已向安理会证明，许多塞浦路斯土族人确实受到他们自己的各领导人的阻挠。我举了一些事例，我提出了一些人的姓名。昨天当我提到某些人的姓名时，土耳其代表立即说这些

姓名都是虚构的。我曾指出我很佩服他的消息来源使他毫不假思索地否定了我的话。我当时还举了某一个人的名字作例，这个人我想他是认识的。事实上他的确认识这个人，而且刚才他还对我们大家说，这位先生，即伊尔凡·苏勒曼先生，拍了一封电报给秘书长。苏勒曼先生拍电报给秘书长，这事我们大家都知道；但是我们也还知道另外一件事，这就是在伦敦他的生命受到了威胁。

60. 土耳其代表说，我们没有打算给自由和正义这些原则下个定义。我们自始至终拥护这些原则，但他却说我们没有打算为这些原则下个定义。我想我们已经做过多次了。主席先生，如果你允许，我就按我们的理解再一次给这些原则下个定义。

61. 我们说到自由的时候，我们指的是完全的自由；我们说到正义的时候，我们的意思是说，塞浦路斯的全体人民应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而不受任何歧视。我们认为没有什么特权人物。所有人都应当平等，有着同样权利和同样义务。我再重复一遍，我们说到自由的时候，我们指的是完全的自由，不得有任何外来人试图对塞浦路斯进行压迫，任何外来人都无权插手或干涉塞浦路斯的内政。换句话说，我们说到自由的时候，我们指的是完全的自由、完全的主权，即联合国每一个会员国都享有的那样的自由与主权。

62. 土耳其代表企图给大家一种印象，仿佛塞浦路斯和希腊的各位领导人谈过要使塞浦路斯同希腊联合起来的想法。我们的立场很明确。我们希望看到的塞浦路斯是人民在这里可以自决其所愿。如果他们决定同希腊联合，那是他们自己的决定；如果他们决定不联合，那也是他们自己的决定。我不相信这有什么错误，有什么违反民主原则、违反主权原则、违反独立原则、违反自决原则之处。换句话说，没有什么违反联合国所维护的各项原则之处。

63. 土耳其代表又一次谈到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的决议，并且又一次企图把他自己的解释加于这个决议之上。他谈到调解专员的职权范围，并力图自行解释决议中在这方面的一句话即“要考虑到全体塞浦路斯人民的福利”。他企图把“全体”一词解释为各不相同的两族居民。我无法理解他的意图。当我读到“人民”

一词时——这里“人民”一词是单数而不是复数——当我读到“全体塞浦路斯人民”时，我理解是“全体塞浦路斯人民”；我不把它理解为各不相同的两族居民。否则安全理事会当时会很容易把这句话写成“要考虑到各成一体的两族居民的福利”。但是安理会没有这样写。安全理事会加上了“全体”一词，就是强调我们在安理会和其他场所历来所竭力支持的一个论点，即塞浦路斯人民是一个整体，必须作为一个整体看待，不能为了政治解决的目的而把塞浦路斯分成几族居民。

64. 我昨天说过，塞浦路斯人民的种族来源不同，形成了岛上的各种少数民族。关于这些少数民族我们完全准备保证他们有权享有的少数民族权利，并且充分保证他们的人权。我还要说一遍，我们确实准备接受联合国派遣一个观察小组，这个观察小组有权向安全理事会汇报塞浦路斯境内对于少数民族人权和少数民族权利的实施情况和是否受到尊重的情况。我不理解为什么我们这一建议会得不到赞同。我们没有什么东西要隐瞒的，尽管土耳其代表今天企图造成一种印象，仿佛我们隐瞒了什么。我们没有隐瞒。

65. 土耳其代表说塞浦路斯土族人实际正处于一种为自己的生命安全而战斗的情况之下。但是接着他犯了一个我认为是很重要的错误：他说塞浦路斯的半数土耳其少数民族被迫为保卫生命而战斗。为什么是半数呢？为什么他认为半数土耳其少数民族处境危险呢？我觉得答案很简单。实际上是没有人处境危险。但是他提到那些被他们的领导人强迫居于颠覆据点的土族人。他很不喜欢颠覆据点这个词，但我在这里还是必须使用这个词。昨天我举了很多例子说明那些已成为牺牲品的人。已成为牺牲品的是塞浦路斯土族人。为了再一次弄清楚这一点，我们准备请联合国到塞浦路斯调查一下向塞浦路斯警察局报告过的种种事件。昨天土耳其代表听到我在大家面前揭露这些事件没几分钟就设法把这些事件说成是虚构的；我们的确打算请求并邀请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对这些事件进行调查。

66. 关于塞浦路斯的土族人，土耳其代表提到秘书长报告中有“真正恐惧”一语。不错，在塞浦路斯的土族人感到有真正恐惧，但是他们恐惧的是他们自己的那些领导人。

67. 土耳其代表说，他认为塞浦路斯政府是个叛乱分子的政府。这一点我昨天已作了答复。我觉得只要举出安全理事会接受了这个政府的代表到联合国来代表这个政府发言这一事实就足够答复他了。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要求延长联合国部队期限问题上，一向考虑到塞浦路斯政府的意愿，我觉得这也足以答复他。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之所以能够执行任务是由于联合国秘书长和我本人代表这个政府签定了一个协定的缘故，我觉得这也足以答复他。还有，土耳其政府向我国政府派有一位驻塞浦路斯的代表，而我们最近也派了一位新大使驻安卡拉，已受到土耳其政府的接纳。如果土耳其政府改变了主意，现在不认为我们的政府是我国的合法政府，那么我认为他们最好说明白，我们也好准备考虑一下后果如何。

68. 土耳其代表又一次谈到保证条约和同盟条约，企图说明目前的塞浦路斯政府是个不合法的政府。在他看来，根据这些条约他的国家得到了某些权利。我们在安理会去年三月的讨论中和其后的辩论中，对这些条约都曾有所论述。我们讨论了这些条约的各个方面，安全理事会在通过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的决议时，曾考虑到各方对这些条约的看法。土耳其代表今天想方设法断言安理会曾承认这些条约的合法性，我不以为安理会曾作过这样的事。至少也应该说，安理会没有这样做。再者，安全理事会号召大家按照宪章寻求一个对塞浦路斯问题的新的解决办法。我认为这对当前的论争是很中肯的。不过，象我说过那样，我们已在其他几次会上论述了这些条约。我们不仅说明了这些条约是怎样强加给塞浦路斯人民的，我们不仅说明了这些条约如何从一开始就同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相矛盾，因此根据第一〇三条是无效的，即使纯粹为了讨论起见而姑且把这些条约当作有效吧，我们也进一步向大家揭露了这些条约如何由于土耳其同塞浦路斯的关系已被土耳其从实质上、从根本上破坏了，其结果是，同我国政府订立的同盟条约已理所当然地结束了；由于土耳其各种行动的结果，保证条约在塞浦路斯遭受轰炸之后也弄得完全无效了。

69. 当然，这是个看法问题。有的人也许认为，尽管别一国家的行动有损于塞浦路斯，塞浦路斯政府还是有义务把这个国家看成同盟者，保证人。我认为

这完全不合逻辑，而实际上，我们塞浦路斯人都认为这不合逻辑。土耳其轰炸了塞浦路斯，同盟条约实质上已被土耳其践踏了。践踏的情况我们有理由在本安理会向大家反复揭发。这样还期望塞浦路斯继续接受土耳其为塞浦路斯的同盟，我认为这是完全不合逻辑的。那些条约已经作废了。

70. 土耳其代表今天答辩的时候，再一次谈到在塞浦路斯希族人手中的塞浦路斯的土族人的安全问题。他又提到了人质这个问题。他很奇怪我对人质问题一字未提。主席先生，请允许我提醒你，我们在其他几次会上已充分讨论过这个问题。土耳其代表刚才所谈的正是我以前所申诉的，即当塞浦路斯政府站出来反对这种扣押人质的方法的时候，当塞浦路斯政府坚决决定采取行动反对那些采用扣押人质的方法的人的时候，当这种方法幸而只在很短时间内在塞浦路斯被采用而我们实际上表示了同情与遗憾的时候，土耳其代表在那个时候对大批被扣押为人质并遭处决的塞浦路斯希族人却一言不发。

71. 这就是我当时提出的申诉〔第一一三六次会议〕。而在几个月以后的今天，塞浦路斯已经没有扣押人质的事，他却提出了同样的申诉。不过，遗憾的是，我必须补充一句，情况绝对不是如此；土耳其恐怖分子仍在扣押人质。尽管放在大家面前的秘书长的报告十分清楚地指出，没有土族人质的事例，然而事实上，希族人被捕为人质、有人落到土耳其恐怖分子手中而从此失踪的事例却是有的。

72. 昨天我说在塞浦路斯绝大部分地区局势是正常的，我并举利马索尔地区为例。我说局势正常的唯一原因，其实即主要原因，是我们没有绿线，也没有分离线。土耳其代表企图证明我的话是如何错如何错。他的发言里有两点。一点表明土耳其代表是多么热衷于绿线问题。他今天确实费了很大气力想要证明绿线和分离线对塞浦路斯没有任何害处。这是第一点。他的发言的第二点是，他自己如何歪曲了事实。我觉得他不难在秘书长今天提交给安理会的报告中读到有关利马索尔地区的一段话：“人们认为城里没有任何形式的绿线存在是两族居民之间维持良好关系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S/6228，第248段。〕

73. 这是秘书长的看法，这也是我们的信念。我们坚信塞浦路斯之所以存在不正常状态，就是因为这儿那儿存在着几条分离线把人民分开了。这是土耳其执行分治政策的结果。附带说一句，看来土耳其代表没有抽时间答复我的问题，即他的政府是否准备公开放弃分治的想法。塞浦路斯的不正常局面就是由于这一情况。塞浦路斯局势之所以紧张，正是由于土耳其的不断威胁。这种威胁是其策略的一部分，目的是要实现其凶恶阴谋，实现它肢解塞浦路斯的狂妄梦想。

74. 土耳其代表昨天提到曾当过塞浦路斯宪法法庭主席助理的一个德国人。土耳其代表说这个人可靠的来源。我想他今天又提到同一个人。他说他将散发一本这位先生写的小册子。我想这个人名叫海因策博士。土耳其代表说他为人客观，是可靠的来源。我只能告诉大家，但是我不能详谈，这位先生曾被塞浦路斯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在十二月事件之前很久就不得不离开塞浦路斯。他干了什么活动，我想最好还是不提吧。

75. 就土耳其对塞浦路斯抱的梦想来说，这从土耳其代表今天引用的奥赛罗里一段话中很清楚地反映了出来。我想奥赛罗是前一次辩论塞浦路斯问题时卡拉登勋爵首次提到的〔第一一八〇次会议，第126段〕。按埃拉尔普先生的说法，塞浦路斯对土耳其的“重要”可以从奥赛罗的引文里看出来。

76. 当然，卡拉登勋爵是在另一种情况下援引奥赛罗的。但是事情就是这么偶然，只不过几年前联合王国才使土耳其注意到塞浦路斯对土耳其的“重要”。很遗憾，我不得不谈到这个事实。好啦，卡拉登勋爵在安理会引了奥赛罗，土耳其代表也想到引用奥赛罗。但是他用的引文已足够在安理会上暴露他的政府的意向，足够暴露他的国家的政策，足够暴露土耳其对塞浦路斯所抱的帝国主义迷梦，因为他引用奥赛罗的一句话是“塞浦路斯对土耳其的重要”。

77. 看来塞浦路斯已经是够倒霉的了，因为很多人都在谈论塞浦路斯对别人的“重要”。我们现在打算做的是确立这样一个事实，即塞浦路斯对塞浦路斯是重要的。别人可以很容易地拿塞浦路斯来谈判、作交易，但是我们不能拿塞浦路斯作交易。由土耳其向

塞浦路斯来谈塞浦路斯的问题要通过互相让步来解决是很容易的，但是我们在塞浦路斯问题上是没有没什么可让的。

78. 塞浦路斯是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这也许是在它长期的不幸的历史中第一个吉兆。既然是联合国的会员国，那么塞浦路斯就要求受到联合国会员国的待遇。塞浦路斯认为自己有权享受的待遇包括承认塞浦路斯是联合国的一个有完全主权的、有平等权利的会员国。

79. 在我结束发言之前，我愿意再重复一遍，我们愿意，我们准备，我们事实上是专心致志地为争取和平而工作。但是我们相信如果和平不是建立在坚固的基础上，和平就不能持久。而坚固的基础，在我们这方面象在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那方面一样，只有当我曾对大家下过定义的那种正义与自由得到充分尊重和完全实行的时候，才能建立起来。

80. 我们相信塞浦路斯的未来掌握在塞浦路斯人民手里。塞浦路斯的未来不取决于“塞浦路斯对土耳其的重要”，不取决于别人的利益，不取决于别国的野心。塞浦路斯的未来掌握在塞浦路斯人民、一体的塞浦路斯人民、不可分割的塞浦路斯人民手里。

81. **主席：**现在请希腊代表发言。

82. **维齐奥斯先生（希腊）：**主席先生，当一个人被别人点了名受到质问时，照例应当给以答复。埃拉尔普大使先生喜用的公式是“记录必须澄清”。我们大家都已成了这一公式的牺牲品。他在两处点了我的名，我想请安理会回忆我昨天所说的话而简短地作一答复。

83. 土耳其代表说，我曾想方设法化小藏身在设防工事里那部分土族居民的重要性。安理会会记得我丝毫没有设法缩小他们的重要性。我发言的那一段话的实意完全不是这样。我说：

“土耳其军事控制下的各地区面积不到塞岛全部领土的百分之二。”我想附带说一句，这项资料是从秘书长一九六四年十二月报告〔S/6102〕⁵第143节中摘来的。“在这片狭小的地面上，住

⁵同上，第十九年，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一月和十二月份补编。

着约五分之一的土族居民，拥挤万状，穷苦不堪。其余五分之四的土族居民都在塞岛其他地区安居乐业，逃脱了少数土族领导人的恐怖主义魔掌。”秘书长最近的报告告诉我们“……必须确切地说，塞浦路斯共和国绝大部分地区几乎经常是平静的，塞浦路斯希、土两族居民在那里进行着日常工作。”〔S/6228，第104段。〕

我接着说：“这是一个安理会各理事国代表肯定不会不注意的事实，可以从中得出十分有用的结论。”〔第一一九一次会议，第115段。〕

84. 在这一段话里我真是看不出有任何地方可以解释为设法缩小这些设防据点的存在的重要性。相反，这些设防据点很重要，因为它们妨碍了本岛的安定。我想强调的是，土耳其少数民族的大部分人都生活在塞浦路斯领土的其他地区，他们的生活环境，根据报告的描述，是“平静的”，这就清楚表明埃拉尔普先生所说的威胁塞浦路斯土族的危险在塞浦路斯境内其他地区肯定是不存在的。

85. 关于第二点，我想作如下的答复。埃拉尔普先生宣称：

“我二月九日写给秘书长的一封信也被点出来了。信中提请注意塞浦路斯希族人正在准备向土族人大举进攻。我当时是根据可靠的情报而敲了这个警钟的。事实上证明这个警钟敲得很及时。显然是因为敲了这个警钟，塞浦路斯希族人才好象改变了他们的策略……。”

86. 我们有权怀疑这一神出鬼没的手法：先则扬言塞浦路斯的土耳其少数民族受到大举进攻的威胁，使人人提高警惕，后来大举进攻并未发生，便又得出结论说“显然是因为敲了这个警钟，塞浦路斯希族人才好象改变了他们的策略”。

87. 我昨天说的话是这样的：

“这种外交上的纷扰……是由二月九日那封信开始的……信中土耳其常驻代表对塞浦路斯局势表示某些隐忧，并且不等待对这个问题的调查

或答复”，即秘书长和联合国方面的调查或答复，“就慌慌忙忙地重新威胁说土耳其要对塞岛局势进行干预。两天以后”，即二月十二日，“马卡里奥斯总统给秘书长发了一封电报回答土耳其代表的信，正式声明塞浦路斯政府并未考虑采取进攻行动。看来除土耳其外，大家对这个声明都感到满意。”〔第一一九一次会议，第121-122段。〕

88. 古尔塞勒总统在三月九日发表声明，大意说在塞浦路斯将要发生大规模的流血事件，在那种情况下，土耳其决不甘心作一个消极的旁观者。究竟在二月十二日到三月九日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古尔塞勒总统作这样的声明呢？

89. 在塞浦路斯并未出现任何事件或任何进攻。我重述了这些事实，为的是从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很明显这些谣言的唯一目的，正如秘书长的报告所指出的那样，就是想在居民中制造一种战争狂，制造一种普遍的不安与恐惧的气氛，以拖延正常局势的恢复。关于“记录必须澄清”这一公式就谈到这里。

90. 在结束我的发言之前，我真的非得就莎士比亚的问题说句话。我也奇怪为什么我竟也撞进了这位英国诗人的领域。这是精通英语的土耳其大使先生的专业区。我不应当逾越法国文学之境。如果我当时引两句隆萨尔的诗，也许更适合于我的旨趣：

……意达利亚，阿玛土斯和厄利的维纳斯，
保护你的美丽家园塞浦路斯，抵御土耳其人。

这两句诗出自一首名为祈祷维纳斯，保卫塞浦路斯，抵御土耳其军队的诗篇。

91. **主席：**现在请联合王国代表发言，行使他的答辩权。

92. **罗杰·杰克林爵士**（联合王国）：塞浦路斯外长今天下午评论了有联合王国为与约国的一些条约。我的代表团愿意仔细考虑这些评论，并可能有所表示。因此，关于这些评论，目前我愿意完全保留我国政府的立场。

下午五时二十分散会

كيفية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يمكن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من المكتبات ودور التوزيع في جميع أنحاء العالم . استعلم عنها من المكتبة التي تتعامل معها أو اكتب الى :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 قسم البيع في نيويورك أو في جنيف .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

HOW TO OBTAI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m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e to: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ew York or Geneva.

COMMENT SE PROCURER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sont en vente dans les librairies et les agences dépositaires du monde entier. Informez-vous auprès de votre libraire ou adressez-vous à : Nations Unies, Section des ventes, New York ou Genève.

КАК ПОЛУЧИТЬ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можно купить в книжных магазинах и агентствах во всех районах мира. Наводите справки об изданиях в вашем книжном магазине или пишите по адресу: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Секция по продаже изданий, Нью-Йорк или Женева.

COMO CONSEGUIR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Las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están en venta en librerías y casas distribuidoras en todas partes del mundo. Consulte a su librero o diríjase a: Naciones Unidas, Sección de Ventas, Nueva York o Ginebra.
